

臺灣文獻叢刊第九〇種

番社采風圖考

六十七

弁言

巡臺給事中六十七著的「番社采風圖考」有兩個刊本：一個是藝海珠塵本，一個是昭代叢書本。因為昭代叢書本多一篇跋文，所以先把它錄出副本，再用藝海珠塵本校了一遍，然後標點付印，列爲臺灣文獻叢刊第九〇種。

兩個刊本的前面都載有巡臺御史范咸撰的序文。序文裏說：「同事黃門六公，博學洽聞，留意於絕俗殊風；既作臺海采風圖考，復就見聞所及，命工繪爲圖若干冊，亦各有題詞，以爲之考」。足見「番社采風圖考」原來是有圖的。但是後來刻書的人沒法將原圖影印出來，只好丟開原圖，僅刻圖說性質的文字。所以昭代叢書本後面所載楊復吉的跋文就認爲「其圖久佚」，而以「不克並錄」爲可惜了。

現在我們找到三種「番社圖」，都縮小影印在這個新刊本裏：

第一種是省立臺北圖書館藏的「六十七兩采風圖合卷」。原圖爲工筆著色的繪本。一部分是描繪番人生活情況的，計有瞭望、渡溪、舂米、耕種、捕鹿、刈禾、種芋、布牀、乘屋、糖廊、織布、迎婦等十二幅；就是「番社采風圖」。另一部分是描繪臺灣物產的，如小米、番麥、番薯、椰子、檳榔、西瓜、芽蕉、荔枝、龍眼、番柿、黃梨、刺竹、刺桐、番石榴、波羅蜜、浮桑花、魚子蘭之類，共計十二幅；就是「臺海采風圖」。

。其中有三幅是重複的被刪去了，仍存九幅。因為是把兩套圖合併在一起的，所以題做「兩采風圖合卷」。圖內原有的說明文字，經過照相縮小之後便看不清楚了，所以分別抄出來另排在每圖的下面，或在每圖的次頁。

第二種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的「臺番圖說」。原圖也是工筆著色的繪本。除第一幅番社是表明番社的地理位置之外，其餘十七幅都是描繪番人生活情況的。其中有十二幅與第一種的第一部分完全相同，另外多出了捕魚、獐採、遊車、守隘、社師等五幅圖。圖內的說明文字，除第一圖的番社名稱因為字跡模糊難於辯認外，也都抄出來另排在每圖的下面。

第三種是從故宮信片第十三輯第一組「臺灣內山番地風俗圖」翻印的。此圖原藏內務府造辦處，後存故宮博物院的文獻館，分上下一冊，共二十四圖，絹本著色，不著繪者及年代（見文獻叢編第十七輯）。這二十四幅圖全是描繪番人生活情況的。其中有一大半（乘屋、種園、饁餉、穫稻、夜春、渡溪、遊社、書塾、紡織、射魚、捕鹿、獐採、哨望、迎婦）與第一、二種各圖的名稱或畫稿雖不完全相同，但其所繪題材是相同的。另一小半（牽手、禾間、會飲、鬪捷、賽戲、互市、文身、捉牛、樹宿、浴兒）却為第一、二種圖內所沒有。每圖的說明文字並不見於圖內，大約原來就是寫在圖外的。第一、第二兩套圖內相同各圖的說明文字也相同，惟有這一套圖的說明文字和前兩種的

都不相同。因此可以斷定前兩種「番社圖」是出於一個畫工的手筆，後一種「番社圖」是出於另一個畫工的手筆。

這三種番社圖的前後都沒有序文和跋文，然而在余文儀續修的臺灣府誌卷二十二藝文三裏面却載有六十七自撰的「臺海采風圖序」和莊年撰的「記采風圖後」。現在把這兩篇文章排在後面，作爲附錄之一。

黃叔璥對於各番社的衣食住行和婚喪習俗曾作有系統的記載。他的「番俗六考」三卷和「番俗雜記」一卷已經刊在臺灣文獻叢刊第四種「臺海使槎錄」中。現在又把省立臺北圖書館藏的「黃叔璥臺灣番社圖」縮小影印，作爲本書的附錄之二。原圖高一尺二寸、長約一丈，是一幅紙本著色的番社地圖。此圖大概是黃叔璥撰寫「六考」和「雜記」時繪製的，但因無法刊刻，所以不見於「使槎錄」。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誌卷二十二藝文三又載范咸撰「海東選蒐圖序」一篇。按例：每年冬天巡臺御史要檢閱臺灣駐軍一次。選蒐圖便是描繪六十七和范咸兩位巡方侍御在臺舉行閱兵大典情形的。原圖現在雖然看不到了，但這篇圖序未嘗不是臺灣史料的一鱗半爪，所以也把它抄出來，作爲本書的附錄之三。（百吉）

范序

上世島夷萊夷，志於禹貢；其雕題、交趾、羽毛、穴居之倫，則王制載焉。凡以古帝王居中馭外，羈縻勿絕，所以達其志而通其欲者，固自有在也。我國家奄有萬方，臺灣入版圖者已六十餘年，蒸蒸日上，蒸蒸然大化流洽矣。甲子冬，余奉命巡視茲土，郊垌之間，衣冠文物，比戶絃歌，知聲教之盛，固已無遠弗屆。及考郡志所載番社之有名可紀者，計一百四十有奇。其深山人蹟所不至者，又莫知其紀極。同事黃門六公，博學洽聞，留意於絕俗殊風，既作臺海采風圖考，俾余跋其後，復就見聞所及，自黎人起居食息之微，以及耕鑿之殊、禮讓之興，命工繪爲圖若干冊，亦各有題詞，以爲之考，精核似諸子。昔周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皇華原隰惟以咨諏咨詢爲不及；蓋宣上德而達下情，使臣之職也。今公爲此圖，吾知歸而獻之黼座，既足以徵聖天子修教齊政之治，其亦有邇風七月之思乎！是誠可謂不愧其職者已！

錢塘范咸題。

番社采風圖考

滿洲六十七居魯著

歸化

臺灣社番，不知所自昉。考四明沈文開筆記言：『自海泊飄來，及宋零丁洋師敗遁此』。其種類甚多，南自加六堂至崇爻，七十二社；北自崇爻至雞籠番社，尤難指屈。自康熙二十二年開臺以來，漸次歸順。雍正十年，大甲西、沙轆等社爲梗，我師戡定；尤武乃、骨宗等社人蹟罕到，亦相率歸化。巡道倪象愷於彰化東山之巔建鎮番亭，以勒功焉。

社師

南北諸社熟番，於雍正十二年始立社師，擇漢人之通文理者給以館穀，教諸番童。巡使按年巡歷南北路，宣社師及各童至，背誦經書。其後歲科，與童子試，亦知文理，有背誦詩、易經無訛者，作字亦有楷法。番童皆薙髮冠履，衣布帛如漢人。有番名而無漢姓。侍御張湄有詩云：『鵝筒慣寫紅夷字，鳩舌能通先聖書。何物兒童眞拔俗，琅琅音韻誦關雎』！

開 圳（圳音酬，田畔水溝也）

歸化已久熟番，亦知以稼穡爲重。凡社中舊管埔地，皆芟刈草萊，墾闢田園。有慮其旱澇者，亦學漢人築圳，從內山開掘，疏引溪流，以資灌溉。片隅寸土，盡成膏腴。

耕 田

番俗以女承家，凡家務悉以女主之，故女作而男隨焉。番婦耕稼，備嘗辛苦，或襁褓負子扶犁。男則僅供饁餉。侍御范咸有『水田黎婦盡春耕』之句。

插 秧

郡邑附近番社，亦三、四月插秧。先日獵生醃酒祝空中，占鳥音吉，然後男女偕往插種，親黨饗黍往饁焉。番地土多人少，所種之地一年一易；故穎粟滋長，薄種廣收。

刈 禾

番稻七月成熟。集通社闔定日期，以次輪穫。及期，各家皆自鑊牲酒以祭神，遂率男女同往；以手摘取，不用鎌銼。歸卽相勞以酒，酹陶醺醺，慶豐收焉。

瞭望

社番擇隙地編藤架竹木，高建望樓。每逢禾稻黃茂，收穫登場之時，至夜呼群扳緣而上，以延睇遐矚。平地亦持械支柝，徹曉巡伺，以防奸宄。此亦同井相助之意。

收倉

收成後，於屋旁別築貯穀之室，圍以竹簾，覆以茅苫，連穗倒而懸之令易乾，名之曰「禾間」。其粟名「倭」，粒大而性黏，略似糯米；蒸熟攤冷，以手掬而食之。

春米

番無碾米之具，以大木爲臼，直木爲杵，帶穗舂令脫粟，計足供一日之食，男女同作，率以爲常。侍御夏之芳有詩云：「杵臼輕敲似遠砧，小鬟三五夜深深。可憐時辦晨炊米，雲磬霜鐘咽竹林」。

織布

番女機杼以木，大如栲栳，鑿空其中，橫穿以竹使可轉；繩經於上，剗木爲軸繫於

腰，穿梭闔而織之。以苧絲爲線，染以茜草，合鳥獸毛織帛，斑斕相間，名曰「達戈紋」。又有巾布等物，皆堅緻。范侍御有『蓬麻茜草能成錦，何必田園定種桑』之句。

製酒

收成後，擇吉製酒。以口嚼生米爲麴，和蒸飯調勻置缸中，蓋以稻纓，棄藏密處；五日掬而嘗之，盎盎然泛齊成矣。其色白，味淡，善醉易醒。作麴時，口中喃喃作聲，若有所祝者然。司馬孫元衡裸人叢笑篇有云：『群嚼玉英粲，醺醖爲氤氲，屏玉齊三事而狄康不聞。準身準口量餘粟，一榼一瓢萬事足。蚩蚩者無懷古民，白刃酣交醒穀觶（蕃嗜飲，通計所食之餘，悉以釀酒。其釀法則聚男婦嚼米、納器爲之，亦一奇也）。』

築基

番不諳堪輿，然築舍亦自有法。初卜鳥音以擇日，營基高於地五尺，周圍砌以石，中填土。會集社番，各持畚掘，併力合作，不日而成；勞以酒食，彼此均相助焉。

乘屋

蓋屋先植棟柱於地，然後削竹爲椽，編茅爲瓦，成圓蓋，會社衆合力擎舉置棟上。

前後皆有闔扇，繪雕髹漆，殊炫麗。兩旁皆細竹，編爲花草等紋。外堅密而中無間隔，形勢狹長，遠望有如畫舫焉。侍御黃叔瓚有詩云：『剡竹爲椽扇縛笏，空擎梁上始編茅。落成合社欣相賀，席地壺槃笑語高』。

送花

番已娶者名「暹」，調姦有禁。未娶者名「麻達」。番女年及笄，任自擇配。每月梳洗，麻達有見之屬意者，饋鮮花，贈芍歸荑，備極繾綣；柳葉桃根，婉致風情。遂與野合，告父母成牽手焉。如後反目，許相離異，名爲「放手」，所生男女仍歸番婦。

口琴

削竹爲片如紙薄，長四、五寸，以鐵繫環其端，銜於口吹之，名曰「口琴」。又有制類琴狀，大如拇指，長可四寸，窪其中二寸許，釘以銅片；另繫一柄，以手按循脣探動之，銅片間有聲娓娓相爾女。麻達於明月清夜吹行社中，番女悅則和而應之，潛通情款。夏侍御有詩云：『不須挑逗苦勞心，竹片沿絲巧作琴。遠韻低微傳齒頰，依稀私語夜來深』。

議昏

近城社番，亦知習禮。議昏，令行媒通言。諏吉，以布帛、蔬果併生牛二，先行聘定之禮。亦有學漢人娶女爲婦，不以男出贅者。聖化甄陶無外，易狃榛爲文明，浸浸乎一道同風之盛矣。

贅壻

番重生女，贅壻於家，謂之「有賺」；生男出贅，謂之「無賺」。蓋以女配男，承接宗支也。成昏日，番女靚妝坐板棚上，四人肩之；揭彩竿於前，鳴鑼喧集，遨遊里社，親黨各致賀。至壻家，攜手同歸。兩家父母，亦共飲酒；三五斗以後，遺簪絕纓，歡謔無度，數日方止。

沐兒

番俗初產，產母攜所育姪嬰同浴於溪，不怖風寒，蓋番性素與水習。秋潦驟降，溪壑漲盈，腰掖葫蘆，徑渡如馳。有病亦取水灌頂，傾瀉而下，以渾身煙發爲度；未發再灌，發透則病愈。裸人叢笑篇有云：「崩泉下澗三尺波，女兒沒水如群鵝。中官投藥山

之阿，至今仙氣留雲窩。生男洗滌意非它，無孽無靡無沈痾。他日縱浪有勳業，爲鯨爲鯉爲蛟鼉（明太監王三保出使西洋，到赤嵌汲水，投御藥於澗水中。至今番俗生兒卽入水洗，謂有仙氣）。』。

乳兒

番無男女不親之嫌。番婦乳兒，見者從旁與相戲狎，甚喜，以爲人愛其子，雖撫摩其乳不禁也。若過而不問，殊有拂意。

布牀

番婦育兒，以大布爲襁褓。有事耕織，則繫布於樹，較枝極相距遠近，首尾結之，若懸牀然。風動，枝葉颯颯然，兒酣睡其中，不顧不怖；饑則就乳之，醒仍置焉。故長不畏風寒，終歲赤裸；扳緣高樹，若素習然。元次山思太古詩云：『嬰孩寄樹巔，就水捕鰓鱸；所歡同鳥獸，身意復何拘！』與此大相類，不可謂社番非無懷、葛天之民也。

穿耳

番俗自幼鑽耳，貫以竹節；至長，漸易其竹而大之，使耳孔大如巨環垂肩上，亦僭

耳之俗也。相傳以爲達磨東渡，社番之祖皈依，今猶遵之。裸人叢笑篇有云：「鑿困貫竹皮括輪，象日月兮衛其身，圓景雙檐色若銀（番有造爲大耳者，幼鑽困，實以竹筒。自少至壯，漸大如盤，圻以土粉，取飾觀云）。我聞無腸之東聶耳國，趨走捧持猶捧珍」。又云：「一耳爲衾一爲茵，非其苗裔強相效，嗚乎坎德胡不辰！」

箍腹

番俗以馳走飛逐爲活計，憂腰肥爲累，從髻鬣便令箍腹。以細竹編如籬，濶有咫，長與腰齊，圍繞束之，故有力善走，重繭累臍，能數千里，可敵飲飛秦成焉。裸人叢笑篇有云：「倒懸覆臍，如繫羴羊；織竹爲筵，約肚束腸。行犇登躍，食少力强；蜂壺猿臂，逐鹿踰岡。將刀斷之，挽手上堂（稚番利走，身乃倒懸，以竹爲筵，束腰使細。至婚時斷去。又男女結婚不以禮，惟挽手告諸父母云爾）。爲語楚宮休餓死，盍習此術媚其王？」

文身

古傳文身以避蛟龍之害，勾吳已然。臺番以鍼刺膚，漬以墨汁，使膚完皮合，徧體青紋，有如花草錦繡及臺閣之狀。第刺時殊痛楚，亦有傷生者。番俗裸以爲飾，社中以

此推爲雄長，番女以此願求婚媾，故相尙焉。黃侍御有詩云：『絕島中華古未通，生來惟闢此身雄。獨餘一面猙獰外，人鳥樓臺刺自工』。仁和郁永河亦有二絕句云：『文身舊俗是雕青，背上盤旋鳥翼形。一變又爲文豹鞞，蛇神牛鬼共猙獰』。『胸背爛斑直到腰，爭誇錯錦勝絞綃。冰肌玉腕都文徧，只有雙蛾不解描』。

鑿齒

番俗男女成婚曰「牽手」。彰化以北內山等社，牽手半月後，設酒延諸番親串到社，新婦以鍼周刺口旁爲花草等狀，寬五、六分，漬以黑阜，若丈夫鬚髯然；蓋欲以別室女也。又男女各折去上齒二以相遺，取痛癢相關之意。裸人叢笑篇有云：『短布無長縫，尙元戒施縞。桶裙本陋制，不異蠻犵狁。犵狁鑿齒喪其親，爾蠻鑿齒媾其姻，雜俗殊風仁不仁（南海犵狁，幅布圍下體，不施裳積，號曰「桶裙」；臺番似之。又犵狁親死，鑿齒以贈永訣；番結婚鑿二齒以定終身）』！

戲毬

番以藤絲編製爲毬，大如瓜、輕如綿，畫以五彩。每風日清明，會社衆爲踢踴之戲。先以手送於空中，衆番各執長竿以尖托之；落而復起，如弄丸戲彈。以失墜者爲負，

罰以酒。男女堵觀，以爲歡娛。張侍御有詩云：『藤毬擲罷舞秋千，世外嬉怡別有天。月幾回圓禾幾熟？歲時頻換不知年。』

鼻 簫

截竹爲管，竅四孔，長可尺二寸。通小孔於竹節之首，按於鼻橫吹之，高下清濁中節度；蓋亦可諡爲洞簫也。麻達夜間吹行社中，番女聞而悅之，引與同處。裸人叢笑篇有云：『管承鼻息颺簫音，筠亞齒隙調琴心。女兒別居椰子林，雄鳴雌和終凡禽（女長，構屋獨居，以鼻簫、口琴男女互相調和，久而意諧，乃告諸父母）。不顧耶娘回面哭，生男贅婦老而獨（俗以壻爲嗣，置所生不問）。但知生女耀門楣，高者爲山下者谷。猫女膩新相鬪妍（女多以猫名，幼曰「膩新」），醉歌跳舞驚鴻翩。酋長朝來易版籍，東家麻達西家仙（未婚名「麻達」，供力役；既婚名「仙」，納餉稅）。』范侍御有詩云：『裹髮殷勤願執鞭（麻達爭執輿夫之役），服勞吾意亦欣然。怪他麻達風騷甚，學得吹簫便是仙』。余亦有詩云：『鼻簫清響遏行雲，有女東牆側耳聞。何必焦桐傳密意，數聲吹出卓文君』。

鬪 走

番俗從幼學走，以輕捷較勝負。練習既久，及長，一日能馳三百餘里，雖快馬不能及。秋淋泥濘，水潦既降，星夜遞公牘，能速達。臂帶鐵釧、手執銅瓦，走則以瓦扣釧，聲如鳴鐘；一步一擊，不疾不徐，遠聞數里焉。張侍御有詩云：『競誇麻達好腰圍，健足凌空捷似飛。薩跋鏗鏘聲近遠，輕塵一道走差歸（麻達走遞公文，插雉尾於首。手背繫薩跋宜，以鐵爲之，狀如捲荷，長三寸許。展足闊走，脚掌去地尺餘，撲及其臀，沙起風飛；手鐲與薩跋宜相擊，丁當遠聞，瞬息數十里。見郡志）』。

射魚

社番頗精於射，又善用鏢鎗。上鏢兩刃，桿長四尺餘。十餘步取物如攜。嘗集社衆，操鏢挾矢，循水畔窺遊魚，吮呬浮沫或揚鬚曳尾，輒射之，應手而得，無虛發，便生噉之；醃漬，則反取微臭者以爲佳。

種芋

內山生番不知稼穡，惟於山間石罅剝土種芋苗。熟則刨地爲坑，架柴於下，鋪以生芋，上覆土爲竅，火燃即掩其竅。數日取出，芋半焦熟，以爲常食；行則挈以爲糧。孫元衡有詩云：『自有蠻兒能漢語，誰言冠冕不相宜。叱牛帶雨晚來急，解得沙田種芋